



主辦機構：



湖光翰色滿惠州

編按：羅浮山下，西湖邊上，東坡（食荔枝）像前，綠葉掩映。惠州的湖光山色、悠久文脈，孕育出秀雅的文學。「惠州作協創會時間不短，作家和作品也不少，但無論是創作數量和質量，在全省各地市的排位充其量中間略上……因此有待我們不斷地努力進取，迎頭趕上。」惠州市作家協會主席陳雲從小說、散文、報告文學、詩歌、文學評論及其他創作多方面，漫談惠州文學的概況。惠州市作協常務副主席黃偉輝參觀惠州木雕廠，從木雕藝術中感悟人生。惠州市小作家學會會長華霖霖伴嬌娘遊惠州，嬌娘雖與蘇東坡雖隔千年，但共有的生命經歷卻能跨越時空，悲喜共鳴。惠州市作協副主席張雋以詩意筆觸抒寫寓居惠州的東坡與朝雲、泗洲塔和羅浮之魂。「惠州在蘇東坡被流放的人生之中，是一大驛站。」本版主編潘耀明以詩文追尋蘇東坡寓居惠州行跡。

一杯付與羅浮春——蘇東坡惠州行跡 ●潘耀明

惠州在蘇東坡被流放的人生之中，是一大驛站。

蘇東坡稟性樂觀，雖一再被貶到蠻荒之地，仍能在苦中尋樂，一副逍遙恬然的氣魄，令人欽服。

北宋建中靖國元年（公元一一〇一年），蘇東坡仕途運蹇，行經金山寺，赫然發現寺裏保存早年李公麟給自己繪畫的肖像。寫下一首他人生中的



▲惠州合江樓，蘇東坡被貶惠州時曾暫住。（惠州市作家協會提供）

落魄歷經的三個地方的感喟：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自題金山畫像〉

好一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舟」！蘇東坡把被逐放的黃州、惠州、儋州三地，看作他人生最重要的階段，這些地方遠離京城紛繁的人事，與尋常百姓家更貼心了，從而找到自己創作的精神家園。

蘇東坡把以上三個地方視為儒家入世及禪佛出世的歷練，造就他一番輝煌的文學事業。

他在惠州勾留了兩年零八個月，共創作了五百八十七篇詩詞和文章，僅次他創作高峰（七百五十三首）的黃州。

蘇東坡每到一個地方，率性而遊。他在惠州寫下「天涯何處無芳草」的名句：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蝶戀花·春景〉

蘇東坡雖然過的是放逐生涯，奉行卻是快意人生。蘇東坡在惠州期間，對嶺南荔枝情有獨鍾，寫下了荔枝相關的詩詞達十七首，其中〈食荔枝〉更是膾炙人口：

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食荔枝〉

蘇東坡愛美食，也嗜美酒。他在惠州品題的美酒共有十種，他還親自釀造了四種酒：羅浮春、桂酒、萬家春、真一酒。

蘇東坡還寫了〈東坡酒經〉、〈桂酒頌〉，他在美食美酒中品出大學問來。

他有「一杯付與羅浮春」的佳句：

樓中老人日清新，天上豈有飛仙人。
三山咫尺不歸去，一杯付與羅浮春。
——〈寓居合江樓〉

蘇東坡自稱「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他的人生既能入俗從眾，也可放下自在，追隨陶淵明的精神境界。

後世流行吃羊蠶子，其實是蘇東坡這個老饕所發明的：

惠州市井寥落，猶猶日殺一羊，不敢與仕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耳……終日抉剔，得銖兩於肯綮之間，意甚喜之。如食蟹蟹，率數日輒一食，甚覺有補。
——〈與子由弟〉

蘇東坡留戀的還有惠州的山山水水，譬如聞名

嶺南的惠州西湖，他在作品中，八次提到惠州西湖。惠州西湖先在蘇東坡詩文中出現，才廣為流傳：「惠州西湖嶺之東，標名亦自東坡公。」（明·張萱）

蘇東坡不僅不被時人以為窮山惡水的山區所困頓，反而從這些古代被視為荒涼之地發掘大自然之美，和當地民風之淳樸可親，他與當地民眾謀福利、共苦樂。他助建惠州東新橋、西新橋，推廣水利，為民施藥……他自稱他在惠州期間，「實無負吏民」。

正是「年年吟帽客他鄉，柳絮飛時日漸長。」蘇東坡對惠州培養了深厚感情，並有「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之句，選址「獨立千岩之上」的白鶴峰，以「規作終老計」：

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歸，明年買田築室，作惠州人矣！
——〈與王定國〉

由上可知，蘇東坡對惠州的一往情深，他已準備置田建屋，以為長居之地矣！可惜事與願違，繼惠州之後，他再被朝廷貶至更惡劣的儋州（即今海南儋縣）。

讀惠州特輯，頗感對蘇東坡寓居惠州的文化遺跡記錄尚有未圓滿之處，值茲蘇東坡誕辰九百八十八周年之際，草此文以為補白。

（作者為香港作家協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輯、本版主編。）

惠州文學概況 ●陳雪

惠州市作家協會創會於一九六四年，前身叫惠陽文學協會，初始會員只有二十一人（含如今的寶安、東莞、汕尾、河源和惠州五地市），一九八八年改稱惠州市作家協會，歷經七屆理事會沿襲至今，目前有會員五百五十人，其中中國級會員二十二名，省級會員（含二級學會、中散、中小、中報告）等近二百人。據近年統計，每年發表在省級文學報刊以上的各類作品在五百篇首，高峰時超過千篇首，出版各類專著三十部左右，有作品先後獲得廣東省「五個一工程」優秀圖書獎、冰心散文獎、曹禺戲劇獎、廣東省通俗文學大獎、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廣東省新人新作獎、廣東省有為文學獎等各種常設性獎項。在紀念惠州市作家協會創會六十周年之際，惠州市作協推出了《惠州作家文叢》一套九本及《惠州作家作品集》上下兩卷，作品集中收錄了惠州目前二百餘位作家的新作，囊括了小說、散文、詩歌、報告文學等題材的各類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惠州文學當前的創作水準。

一、小說創作方面

以蘇方桂先生為代表的通俗文學創作，曾在很長的時間內影響過一批惠州作家，《南國紅顏劫》曾在《羊城晚報》連載並獲廣東省通俗文學大獎；根據他長篇小說改編的電影《女人花》，獲得葡萄牙國際電影節大獎；隨後以偵破為題材的張道華長篇小說《夜幕較量》獲公安部金盾文學獎；曾志平的《六如軒》長篇小說在《中國作家》發表，隨後收入廣東省作家協會重點出版物出版；陳雪的歷史小說《東征！東征》列入廣東重大題材扶持，入選第八屆廣東省「五個一工程」優秀圖書獎，改編成電影《浴血東征》在全國院線上映；張文波的長篇小說《享受成長》獲廣東省新人新作獎；吳振堯繼農村現實題材的《南風薰》之後陸續推出了東江題材的五部曲，一批貼近本土，直面現實的新作迭出，計有牟國志的《煙雨東江》，肖榮凱的《機關故事》、《初心》，李建毅的《情定三棵樹》，趙玉柱的《一路向西》，張小剛的《荒野與文明》，唐麗萍的《暗香》，單國偉的《挺立潮頭》，周後運的《碧血丹心》，陳雪的《惠州一九〇七》，這

些作品無論是歷史題材和現實題材，既反映了惠州特定時代的歷史嬗變，呈現了東江兒女的不屈與抗爭，也顯示出惠州作家直面生活，立足本土的創作態度和創作實力。除此之外，一大批中短篇小說發表在各級文學期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徐威的《慢生十二式》，發表在《人民文學》之後，論著又入選中國作家協會「二十一世紀文學之星叢書」（全國僅十部），文學評論集《文學的輕與重》入選《廣東青年批評家叢書》（全省十位），這足以反映徐威的綜合創作能力和發展潛力，也帶動影響了惠州青年作家向各大文學期刊踴躍投稿的主動性和積極性。

二、散文創作方面

散文寫作在惠州有一個陣容龐大的寫作隊伍，已有中國散文學會會員六十餘人，近年來在中國散文學會和各種文學期刊的主題徵文比賽中不斷獲得新突破，每年發表在《人民日報》、《文藝報》、《作品》、《黃河文學》、《散文》、《散文百家》、《羊城晚報》、《南方日報》、《散文選刊》、《海外文摘》等各地報刊有數百篇之多。並逐步形成了一個老中青結合的散文創作隊伍。老作家有楊城、曾平、周小嫻、苗理潔、劉明霞、陳雪、林麗華等，他們在多年的創作實踐中，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創作風格，如陳雪的歷史散文系列、曾平的鄉土系列、苗理潔的本土題材系列等。陳雪的散文集《時光印格》獲第八屆冰心散文獎；陳雪的《恆河餘音》、苗理潔的《水城故事》獲市「五個一工程」優秀圖書獎；曾平的《鄉間花草》、《掬水弦歌》獲廣東散文詩學會第八、九屆年度一等獎；劉明霞《鳥禽嶂下的中國好人》獲第八屆年度著作獎；胡玲、林麗華、楊理等先後獲中國散文學會年度獎。而中青年作家更是精力旺盛，創作頗豐，趙玉柱、張如萍、張子才的時評隨筆，胡玲、楊理、萬蕊新、華霖、黃文君、邱燕妮、林秋萍的散文散見於全國各地報刊，並逐漸凸顯出各自的寫作特色。其中如萬蕊新《醉秋·知秋》獲第九屆年度作品三等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作者的不斷湧現，為惠州文壇注入了一股新風，在省關工委、省教育廳、省作協聯合發文組織的青少年徵文中，惠州小作家踴躍投稿，積極參與，連續三年都獲得了不俗的成績，並陸續在《惠州

日報》、《東江文學》推出小作家專版，多位小作家獲得全省優秀徵文獎和冰心兒童文學獎。

三、報告文學方面

報告文學的創作在近年呈現出一個較好的勢頭，劉明霞的《鳥禽嶂下的中國好人》獲得廣東省第九屆「五個一工程」獎，並入選廣東百年百部紅色文藝作品；陳雪的《穿越封鎖線》獲得第十一屆廣東省魯迅文藝獎；李華生《紀實惠州》、《永遠的紅燭》廣受好評，在省作協組織的報告文學徵文中連續獲獎；黃偉輝的《有夢就去追》，鄧仕勇、吳紅霞的報告文學《觸摸一座城市的溫度》，潘小平的《黨心》，獲市「五個一工程」優秀圖書獎，鄧仕勇的《別向命運屈服》獲廣東省有為文學獎，蔣勤國的《馮至評傳》獲廣東新人新作獎；吳紅霞、黃偉輝正在創作以鄉村振興、綠美生態為基調的報告文學《御史之鄉貫長虹》，取材自博羅泰美的百千萬工程；劉明霞正在創作以新型信息產業工人為原型的報告文學《碼農》；鄧仕勇以博羅鄉鎮振興為主題的長篇報告文學《村歌唱響新時代》，毛錦欽以羅浮山歷史人物為題材的長篇傳記《葛洪傳奇》等等，這些選題分別列入省、市、縣的重點扶持項目，並大都完成初稿，有的還組織了省、市的作家、評論家召開過改稿會或研討會，作家們深入生活，下足採訪功夫，廣泛開展田野調查，力求打造精品力作，有望在今年陸續出版，值得期待。

四、詩歌創作方面

惠州的詩歌創作較為活躍，就詩歌界而言，目前在整個詩壇上似乎都可以稱之為流派各異，門類紛繁。在惠州詩歌界主要流行三種詩歌體裁：現代詩以仲詩文、阿櫻為代表，程向陽、余榛、張雋、繆佩軒、肖偉等近年的作品散見於《詩刊》、《詩選刊》、《星星》等；口語詩以劉騰雲、阿吾、田鐵流、李麥花、胡雅玲、那子溪等為代表的也頗見於各級報刊和詩歌網站；古體詩（含詞）的創作隊伍最為龐大，本會會員與詩詞楹聯學會雙重身份的代表人物有陳功榮、李碩洪、牟國志、牟建新、蔡楚櫻、張雋、汪誠等等，楊子怡則以古體詩詞創作見長。無論是新詩、舊詩、散文詩和格律詩，中國詩歌網絡平台和各級文學詩歌網站都提供了很大的發表平台，由於詩歌的篇幅短，不受時地的限制，在應景即

興創作上較之其他文體相對較為便捷，故詩歌的創作數量也不斷攀升，至於詩歌的讀者和受眾，在整個文學界都地處邊緣的時代，欣賞詩歌也可能只是學詩寫詩的人較多，這是目前文學創作上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也是一個很引人思考和值得重視的導向問題，更令人困惑的是，各種流派的詩歌創作對傳統和創新的探索一直眾說紛紛，爭論不休，一般的媒體也很難界定或者拿出一種衡量詩歌作品優劣標準的規則來，但從目前的詩歌創作現狀來看，地市文學組織一般還是看好發在主流詩歌期刊的現代詩，但對其他古體舊體詩詞也不排斥，可謂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五、文學評論及其他

除了以上四種體裁的創作之外，本會作家涉獵文學評論、戲劇歌詞創作的也不在少數，且在各個領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績，顏敏的文學評論多次在《外國文學評論》、《中國比較文學》發表，專著《華文文學的跨語境傳播研究》獲第十一屆廣東省魯迅文藝獎，伍世昭、陳雪、蔣勤國、李建毅的評論文章，屢見於《文學自由談》、《文藝報》等各地報刊；曾榮玲的歷史劇本《蘇武牧羊》在《中國戲劇》雜誌發表，入選當年全國最佳原創劇本獎，賈慧敏、彭瓊香、李小惠創作的小戲小品多次獲得廣東省的「群文獎」；曾榮玲、賈慧敏聯合創作的廣播劇《縣令張津》等獲廣東省「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除此之外，一些歌詞、時評、隨筆和影視作品改編，楹聯賦記也有所突破，先後被入選或搬上銀幕，這些在四大板塊文學之外的文學形式，在文學賦能鄉村振興，推動城鄉文旅發展的工作實踐中，發揮了很大的文學效應。

總的來說，惠州作協創會時間不短，作家和作品也不少，但有分量、有影響、有市場的作品不多。無論是創作數量和質量，在全省各地市的排位上，客觀地說，充其量也只能排在中間略上，比之其他兄弟地市還有很大的距離，因此，我們深知，文學的道路既漫長亦艱辛，有待我們不斷地努力進取，迎頭趕上。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理事、廣東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惠州市作家協會主席、《東江文學》主編。）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
 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專題】

雕刻人生

●黃偉輝

編按：「木雕工藝對我們而言，是在生活的快節奏中學會用心去感受每一個瞬間，像工匠對待木雕那樣，精心雕琢自己的人生。不急不躁，不驕不餒，『閒看庭前花開花落，漫隨天外雲卷雲舒』。」作者參觀惠州木雕廠，從木雕藝術中感悟人生。

若不是親眼所見，我真想像不出，惠州市惠城區江南街道七聯村還有如此壯觀的木雕廠。數千平方米的展廳，只見各種木雕成品琳琅滿目，蔚為大觀。《長征》、《西遊記》、《清明上河圖》等大型主題木雕，栩栩如生，韻味無窮。還有佛像、歷史人物等各類木雕作品，藝法精美，刻畫精妙，給人以渾然天成的美感，讓人歎為觀止。

在參觀中了解到木雕的雕刻形式多樣，有鏤空、線刻、薄雕、浮雕等，工匠一般會根據不同質料、環境、用途而運用不同的表現形式和表現手法。一件完善的木雕作品，往往都是從選料開始的，選擇合適木材，配上相應的內容，是表現人物還是花鳥，亦或是自然界的生靈百態，在下第一刀前，每一個雕刻，無不在工匠腦海進行一番打稿，冥思苦想、深思熟慮是必不可缺少的。木料不同，屬性各異，即便是同樣的木材，紋理也是形態萬千。現場的老工匠告訴我：在下刀前要做足案頭工作，這懶不能偷，否則在接下來的作品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麻煩。

用心雕琢傳承千年文化

木雕本身就是一次化腐朽為神奇的過程，沒有神就沒有生命。一塊木頭是沒有生命的，怎樣能夠雕出有生命，這對工匠來說是最難的。工匠們要做到胸有成竹、雕工利落，把詩情畫意融合在裏面。如何體現出人物、動物、花草的「本性」，這就需要有神氣，有靈氣，有生氣。工匠要製作出這些形象

生動傳神、複雜多樣的木雕工藝，需要一絲不苟的敬業精神，需要精益求精的創新精神，更需要一個人長時間或多人合作，在經歷多年歲月沉澱與精工雕琢才能完成。

為創作出一件優美的作品，工匠不能急於下手。下刀前選好動手的方向：一種是先畫好圖紙，再找來尺寸合適的木料進行雕刻；另一種是根據木材的大小、輪廓、形狀直接在材料上進行設計構思。打坯、修光是不可缺少的環節，在現場我看到工匠的手法靈巧生動，刀法自然流暢，不斷把沒有用的木頭打掉，有用的留住，通過木錘與鑿子的配合將多餘的木料打去，呈現出作品的大致輪廓。

師傅在打坯過程中，木錘與鑿子的配合最為重要，第一錘下去，不能過重也不能過輕，刀刀的角度也要根據造型來定，一邊打一邊看，看它順不順，不順的地方要不斷進行調整。木雕最怕的就是裂，一旦開裂了就不可逆轉了。因此，整個過程必須小心翼翼，容不得半點馬虎。

在七聯村木雕廠，筆者見到多名工匠在全神貫注地雕刻，這不僅是一門手藝，更是一種對耐心、專注和創造力的極致考驗。他們雕刻出來的產品形象生動，維妙維肖，思想性和藝術性俱全，強烈的時代氣息撲面而來。從中了解到木雕是中國傳統手工藝之一，它起源於新石器時期，有著悠久的歷史。經過漫長的歷史沉澱及不斷改良發展，中國木雕千秋各派，成為中華民族古樸而又有靈性的一種民間

傳統藝術。據街道辦幹部介紹，這些手工工匠都是街道高薪從全國各地聘請過來的，能工巧匠駐紮在七聯村，不僅把中華優秀傳統非物質文化傳承下來，還把七聯村木雕傳播到海內外。

靜心雕刻藝術與人生

雕刻是人類與木之間的心靈對話，七聯村的工匠們在錘鑿刀刻中輕擊時光，青春在木料紋理中流淌，耐住世間的繁華與浮躁，守住自己心中的一方寧靜，也成就了自己的雕刻人生。他們身上所蘊含的精神內涵，是對完美的不懈追求，是對細節的極致把控，是在時光流轉中沉澱出的智慧與定力。從選料到構思，從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傾注着工匠們的心血與情感。

其實，文學創作何嘗不是如此？作家搞創作同樣需要耐得住寂寞，在一張張白紙構思社會的五彩斑斕，展現人物的形形色色，有道是一錘一鑿一刀，一筆一劃一文章。雕刻工匠用木雕來呈現自己的人生，作家用手中的筆來展現自己的內心世界，從這一點上來講，木雕與文學創作都是藝術，藝術創作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要經過長年打磨，精雕細琢。這讓我想起了作家畢淑敏曾說過：「凡是自然的東西都是緩慢的，太陽一點點升起，一點點落下。花一朵朵開，一瓣瓣地落下。稻穀的成熟，都慢得很。那些急驟發生的自然變化，多是災難。如火山噴發、颶風和暴雨。」而藝術創作需要摒棄浮躁，



▲與其錯過重要的瞬間，不如放慢速度，耐心等待。就如木雕工藝是在生活的快節奏中學會用心去感受每一個瞬間。（資料圖片）

克服急功近利，很多時候，我們都急切地想要一個結果，一個答案。須知，很多事情急不來。一急就違反了事物的客觀規律，就會欲速則不達。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會遲到。我們與其步履匆匆，錯過了早晨的太陽、傍晚的落日、夜空的星星，還不如放慢速度，用心等待。木雕工藝對我們而言，是在生活的快節奏中學會用心去感受每一個瞬間，像工匠對待木雕那樣，精心雕琢自己的人生。不急不躁，不驕不餒，『閒看庭前花開花落，漫隨天外雲卷雲舒』。讓我們汲取木雕工匠的精神力量，以更加從容和堅定的心態，去面對人生道路上的種種挑戰與機遇，用耐心和堅持去書寫屬於自己的人生篇章。這也許不失為一種雕刻人生的態度。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惠州市作家協會常務副主席。）

當嬸娘「遇見」蘇東坡

●華霖

幾年前，我曾給嬸娘轉發過一條視頻，講述的是蘇東坡與他摯愛妻子王弗之間那段感人至深的愛情故事。她看後深受感動，甚至落淚。我想，這大約與她曾經失去過深愛伴侶的經歷有關。從此，嬸娘便成為蘇東坡的忠實粉絲。我見嬸娘對東坡先生如此深愛，便送了一本惠州市作家協會主席陳雪先生編註的《東坡寓惠詩文選注》給她，她視若珍寶，認真研讀。

嬸娘讀了《東坡寓惠詩文選注》後，才知東坡先生在惠州之事，對其雖遭貶謫仍然愛生活深感敬佩。她說要親自來惠州，看望我們一家，並近距離感受東坡風采。

東坡詞裏憶亡夫

嬸娘與我雖非血緣之親，卻有宗族之誼。她對我關愛有加，勝似親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她高中畢業後，到縣城的一家單位上班，後來嫁給我們村一個當醫生的族叔，其超前的思想在我們那個偏僻的鄉村中尤為獨特。她把堂弟送到鎮上最好的學校就讀，在她的全力支持下，堂弟考上了省裏最好的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在蘇州山安安家。

十年前，族叔因病離世後，嬸娘便離開了故鄉，前往崑山與堂弟一起生活。而我父母隨我與弟弟一家搬遷至惠州。從此，我們與嬸娘相隔千山萬水，難得相見。儘管如此，我們依然保持着密切的聯繫，通過微信分享彼此的生活。其中，文學成為我和嬸娘最聊得來的話題。

去年國慶節前夕，嬸娘發來微信說，她要趁國慶假期來惠州看看我們，我說恭候她的到來。轉眼間，國慶假期到，嬸娘如約而至。那天下午，我和母親、嬸娘一同踏入了東坡紀念館的大門。雖是秋天，但南方的陽光依然熾熱。紀念館內，冷氣宜人，甚是舒服。導遊聲情並茂地講述着東坡先生的生平事跡，嬸娘聽得入迷。當導遊講到東坡先生為悼念亡妻王弗而作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時，嬸娘觸景生情，輕聲吟誦起那句令人心碎的詞句：「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她的聲音雖然輕柔，但每一個字都帶着哀傷，彷彿在訴說着對逝去丈夫的深深思念。

在紀念館的一角，嬸娘突然停下了腳步，目光被一幅東坡先生的畫像深深吸引。畫像中的東坡先生，眼神堅定而深邃，彷彿能洞察人心。嬸娘凝視着畫像，輕聲說道：「東坡先生，您的才華與智慧令人敬仰，更讓我感動的是您對逝去的愛人的深深思念。我也曾經歷過失去愛人的痛苦，那種無法言喻的哀傷，只有經歷過的人才能真正理解。」

走近東坡生活

從紀念館出來後，我們沿着林蔭小道來到了東坡祠。在東坡義井旁，嬸娘拿出礦泉水，輕輕地放在石欄杆上，閉上眼睛，深深地鞠了三個躬，輕聲道：「東坡先生，我以水代酒敬您，您的精神感動了我。」接着，她拿出隨身攜帶的《東坡寓惠詩文選注》，朗讀了《白鶴山新居，鑿井四十尺，遇磬石，石盡，乃得泉》。

惠州三首

●張雋

堅塔之基——致泗洲塔

天平衡量你的重量
秤不出腳下泥土的厚重
砝碼扛不起托盤很脆弱
燒製的磚塊出自唐宋匠人
剩下的只有那些
戰火燒也燒不毀的記憶

曾經的太平盛世
笑靨結伴焰火在黝陋巷中綻放
濃情蜜意的文字粉墨登場
漫不經心的史官們
輕揮椽筆如鏽漬斑斑的刻刀

一千年的等待與付出
愴悵負重的故事含辛茹苦
旋周而復始低回蕩
見證絕世雲煙燻烤過的陳跡
笑看如織遊人飽覽一湖秀色

羅浮之魂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
羅浮山的山魂魂遠不止這些
鋪滿荊棘的山路
生生世世錘煉遊子雲遊四方的性格

一條直直的纜繩
怎能撥動探密尋幽者的心弦
腳踏蕪蔓的荒山野徑
穿梭於抱朴子勘察過的花花草草

居士的古觀落於山腳
道者的仙爐卻不知坐在何方
年方廿三的伏波將軍離家出走
巍巍羅浮收藏了他的仙風道骨
據說青蒿素的源頭
藏在他的神著裏

坊間的傳說更是不止這些
山巔的巨石神似葛洪面貌
聳立麻姑峰上
仰面朝天雙眸緊閉
彷彿與天上的神仙默默交流
不知道
這算不算羅浮的又一魂靈

寓居惠州的東坡與朝雲

東江、西枝江結伴相擁的江樓
熱情接納你疲憊的身軀
十年生死兩茫茫的故事
風雨中飄搖的浮雲

錢塘江潮春意盎然
西子湖水波光瀲灩
鬢斑上寫着的老成持重
曾經豪邁過的大江東去和聊發的少年狂
統統化成漸行漸遠的冬霧

居士年近花甲
懷裏珍藏的珍珠
閃閃放光豐腴肉感
「腹中俱是不合時宜」的答卷
忙裏偷閒指腹戲問的瞬間
捧腹之餘欣慰了許久

「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
悟出的感嘆再震神州世人謹記
那絕不不是你全部的看似奄奄一息的生活
文賦止於草芥
同遊羅浮攜手秀才道士
詩詞嵌入泥土
促膝長談陪伴魚叟老嫗

朝雲逝去的英年
又一次的新傷猝不及防
蕩向儂舟乘一葉扁舟
孤零零的遠行
從此不再回來
史料中傳給後人的消息：
遇赦回京的路上
一隻仙鶴飛天而去

（作者為博士，廣東省作協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惠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

《明報月刊》網站：<https://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

明月灣區